

曹劌論戰

【作者】

《左傳》即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又名《左氏春秋》，舊日以為是與孔子同時的魯君子左丘明所作，以解釋、輔助《春秋》這本經，所以被稱為「傳」。

《春秋》與《左傳》都以魯國為本位，逐年記載後來被稱為「春秋時代」的那二百多年的各國史事，不過《春秋》只像極簡單的新聞題目；《左傳》則詳細、生動，令讀者對當時複雜的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社會種種情況，以至人物的性格、辭令，都有深刻的了解，所以在經學、史學、文學各方面，都有崇高的價值。

【題解】

公元前 684 年，即位不久的齊桓公，要振揚聲威，並且報復當初魯國幫助公子糾與自己爭位，所以攻魯。魯莊公信任曹劌，以他高明的策略，打退齊軍。本文就是這件事的紀錄，取自《左傳》與《春秋》「（莊公）十年春，王正月，公敗齊師於長勺」這句經文有關的一節。

【譯注】

十年春，
齊師伐我。
公將戰。
曹劌^❶請見^❷。
其鄉人曰：
「肉食者^❸謀之，
又何間^❹焉？」
劌曰：
「肉食者鄙^❺，
未能遠謀。」
乃入見。

（魯莊公）十年的春天，
齊軍攻打我國。
莊公準備迎戰。
曹劌請求進見。
他地方上的朋友說：
「就讓那些餐餐吃肉的人去想辦法吧，
又參加來幹甚麼呢？」
曹劌說：
「那些餐餐吃肉的人都是淺陋的傢伙，
不能夠考慮長遠。」
於是進去謁見。

❶ 曹劌：劌，音「貴」，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作「曹沫」。

❷ 見：卑輩露面於尊輩之前，音「現」。

③ 肉食者：當時大夫以上的貴族，才能經常吃肉。

④ 問：音「潤」。

⑤ 鄙：邊疆；引申為見識淺陋。

二

問何以戰。

（他直接就）問（莊公）靠甚麼打仗。

公曰：

莊公說：

「衣食所安，

「穿的吃的，種種生活享受，

弗敢專也，

（我）不敢獨佔，

必以分人。」

一定拿來分給人家。」

對曰：

（曹劌）回答說：

「小惠未遍，

「小小的好處，又不是個個得到，

民弗從也。」

老百姓是不會（這樣就）跟從你（打仗）的。」

公曰：

莊公說：

「犧牲玉帛，

「牲畜、寶玉、絲帛等等（祭神的物品），

弗敢加也，

（拜告的時候）不敢浮誇、報大，

必以信。」

必定誠誠實實。」

對曰：

（曹劌）回答說：

「小信未孚，

「小小的誠實，也並不就普遍可信，

神弗福也。」

神靈是不會（就此便）賜福的。」

公曰：

莊公（再）說：

「小大之獄，

「大大小小的訴訟案件，

雖不能察，

必以情。」

對曰：

「忠之屬也，

可以一戰。

戰則請從。」

雖然不能（每一宗）都絕對徹底清楚，

總得合情合理（才判決）。」

（曹劌）答道：

「這就真是盡心盡力為老百姓着想了。

正好靠着這點去打一仗。

到打仗的時候，請讓我跟從。」

三

公與之乘。

莊公就（在自己的指揮戰車）給曹劌一個座位。

戰於長勺①。

在長勺地方，（齊魯）展開了戰爭。

公將鼓之。

莊公要擊鼓進兵，

劌曰：

曹劌說：

「未可。」

「還未可以。」

齊人三鼓。

（直等到對方）齊軍第三次擊鼓進攻了，

劌曰：

曹劌就說：

「可矣！」

「可以了！」

齊師敗績。

（魯軍迎戰，結果）齊軍大敗。

公將馳之，

莊公要（乘勝）追擊他們，

劌曰：

曹劌說：

「未可。」

「還未可以。」

下視其轍，

（他）下車細看那些齊軍戰車輾過地下的痕跡，

登軾而望之，
（又）登上車前的橫板，遠望（齊軍敗退的）情況，
曰：
（才）說：
「可矣。」
「可以了。」
遂逐齊師。
（魯軍）這就驅逐了齊軍。

❶ 長勺：在今山東曲阜北。

四

既克，
戰勝以後，
公問其故。
莊公問及當時種種指揮決定的緣故。
對曰：
曹劌回答說：
「夫戰，
「（講到）打仗這回事（嘛），
勇氣❶也。
靠的是使人勇敢的那股精神力量。
一鼓作氣，
這股勇氣，在第一次擊鼓進軍時振作起來，
再而衰；
到第二次隨着鼓聲衝鋒，勇氣就減退；
三而竭。
到第三通鼓，勇氣就竭盡了。
彼竭我盈，
（當時）他們的氣已經竭盡，而我們卻剛好振作飽滿，
故克之。
所以打敗他們。
夫大國，
（不過，齊國究竟是）強大的國家，
難測也；
（是不是真的敗退，）很難猜測得準，

懼有伏焉。
恐怕（他們是詐敗，是）有伏兵哪。
吾視其轍，
我察看他們的車轍，
亂；
是凌亂的，
望其旗，
遠望他們（引導軍隊）的旗幟，
靡；
是倒下的，（都不像是有計劃、有步驟的撤退，）
故逐之。」
所以便（決定）追趕了。

❶ 勇氣：致勇之氣。後來在語體中變成複合詞。

【賞析】

本篇總共不過二百二十多字，而整件事情的脈絡、重點，都歷歷如繪。敘述流暢簡潔，描寫精煉生動，真是文章的能品。

首先，從曹劌毅然求見魯君，彰顯了他的愛國器識。正因為在位者無能，更需要有能者主動的努力。唯有這樣，才可以救國。認識的明確，造成了行動的果斷。（第一段）

果斷，但絕不魯莽。首先冷靜地檢討：在當前的君主領導之下，國家是否有抗戰的能力？

臣下的俸祿，也算豐厚；神靈的祭祀，也算虔敬；但是，這些都不足以保證人民普遍的愛戴與信心。幸好，平時清明公正的法治，表現了政府的忠心，也博得了人民的忠心。忠心的人民，組成了願戰而且能戰的軍隊——可以上前線了。（第二段）

敵軍衝過來了！與元首並肩指揮作戰的曹劌，富有謀略地節制躍躍欲動的軍隊。忍着、忍着、一到了適當的時機，就讓義憤填膺、鬥志昂揚的

抗戰者，碰上疲於奔命，再衰三竭的入侵者，於是大勝。

追擊吧。且慢。曹劌在這個關鍵時刻，再一次表現他的冷靜與才識。敵人的輪轍亂了，旗幟倒下了——不是誘敵的佯敗，是真正的潰退。於是放心追殺，把敵人趕出國境。（第三段）

兵凶戰危，爭分奪秒。在兩軍對決之際，只有森嚴的號令，只有統一的指揮；不能有爭辯，不必有解釋。

一切解釋，留待戰後——愉快的戰勝以後，解釋給那位虛心信任曹劌的魯莊公，也解釋給萬萬千千興味盎然的讀者。（第四段）

【作者】

見第 14 頁。

【題解】

春秋時代，諸侯爭霸，齊（東）楚（南）秦（西）晉（北）諸國，競為盟主。處在霸者之間的小國——例如鄭——就唯有靠着警覺與外交智慧，在列強的矛盾之中求生存了。

魯僖公三十年（公元前 630 年），以「尊王攘夷」號令諸侯的晉聲討鄭國，但在晉楚城濮大戰前夕，竟然與楚通好；而且在晉文公還是以公子